

語言學論叢

第三十二辑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目 录

文白异读中读书音的几个问题	王福堂	(1)
白语方言的分区——兼论亲缘分类的原则及计量表述	汪 锋	(14)
长沙话知庄章三组声母的演变	田范芬	(32)
说“们”的位置：从句法-韵律的		
界面谈起	蔡维天、冯胜利	(46)
“主位问”——谈“非疑问形式+呢?”疑问句	武 果	(64)
并列结构多语序运筹的机制	马清华	(83)
字化与现代汉语词汇的生成途径	宋作艳	(113)
诗歌格律与汉语节奏研究	刘现强	(151)
从楚简“敝(美)”字来看脂微两部的分野		
梅祖麟	(173)	
论《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的差异	张渭毅	(193)
汉语声调的音乐机制——从宋代姜白石歌曲的		
音乐和格律谈起	邝剑菁	(224)
“名·之·动/形”结构再探讨		
刘宋川、刘子瑜	(244)	
从《左传》的“见”“闻”“伐”看上古汉语的		
使动构词和被动构词	宋亚云	(287)
谈谈“发”和“射”	黄 斌	(314)
“醉”字考	刘 洁	(328)
悉昙“字本”说源	段晴、李建强	(334)

2 目录

《李方桂全集》总序	丁邦新 (356)
ABSTRACTS(英文提要)	(372)

论《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的差异^{*}

张渭毅

提要 以往的学者研究《类篇》与《集韵》的关系，往往只看到共同性的一面。本文着重从《类篇》的重音字字数、字形、字音和字义等方面跟《集韵》比较，指出《集韵》与《类篇》是相对独立的两部书，在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类篇》绝非《集韵》变换编排方式的翻版，尤其是《类篇》收录《集韵》的异读，并不是按部就班地照原样收录，而是有所改动、增加和减少，甚至误收误抄，《类篇》改动和减少《集韵》的反切，有相当一部分是受到北宋实际语音的影响。本文指明了《集韵》异读字研究的方向，即承认《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的差异，跟认识到两者的共同点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整理和研究《集韵》的异读字，不能简单地用《类篇》的重音字去代替《集韵》的异读字。

关键词 《集韵》 《类篇》 异读字 重音字

壹 前人研究的回顾和我们的研究方向

迄今全面研究《类篇》的专著有三部：孔仲温的《类篇研究》（1987）、《类篇字义析论》（1994）和蒋礼鸿的《类篇考索》（1996）。孔仲温（1987）在考察了《类篇》的编纂过程、体例、字形后，主要运用反切系联法，首次考求出《类篇》的音系，影响深远。然而孔氏在系联反切时常以《集韵》反切为据来改《类篇》反切，忽视了《类篇》自身的音变特点，故所得之音系尚有探讨的必要。孔仲温（1994）深入考究《类篇》字义的演变及其类型，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蒋礼鸿（1996）参酌66种字书、韵书、音义书、类书等，旁征博引，着重考订《类篇》的俗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0CYY006)《集韵的综合研究》中的一部分。

字、误字、假借字和古今字，校正《类篇》的错误，其功甚巨。遗憾的是，侧重于《类篇》的形义与《集韵》的比较、辨正，对于《类篇》的反切错误的辨正和反切的溯源工作做得较少。总的看来，三部专著都较少注意《类篇》重音字的研究。

至于《类篇》与《集韵》的关系的研究，前人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清人方成珪参校《类篇》以考证《集韵》，认为“不得《类篇》以校《集韵》，犹中夜有求于暗室之中而舍烛也”。并指出《集韵》和《类篇》的关系犹如“一炉之冶”^①。黄侃称《类篇》“以《集韵》为底本”“用韵书法编排字书，寓字书于韵书中”^②。孔仲温（1987）进一步明确指出，《类篇》是一部以《说文》为经分部，以《集韵》206韵韵次为纬编排字次的、与《集韵》相副施行的字书^③。既然《类篇》与《集韵》有很大的共性，孔仲温（1987）就根据《集韵》的反切确定、校改、系联《类篇》的反切，得出《类篇》音系。

以上各家的研究路子基本上是对头的。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当然也可以依据《类篇》的重音字，为不注又音的《集韵》确定异读字，开展对《集韵》异读字的研究。但是，前提是必须搞清楚《类篇》重音字与《集韵》异读字的关系，而不能先入为主。1989年秋天起，我们开始对《集韵》进行全面整理与研究，首次对《集韵》异读字和《类篇》的重音字进行了全面整理与细致比较，发现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类篇》重音字的形音义并非照抄照搬《集韵》异读字的形音义，而是有选择、有改造地加以吸收。2000年5月—9月，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集韵的综合研究》（00CYY006），把《集韵》异读字和《类篇》重音字的比较研究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就是这项工作的一小部分。

《集韵》的研究要取得进展，绝不可忽略《类篇》。《集韵》和《类篇》是北宋先后产生的在内容上有血缘关系的两部书。以往的学者在研究《类篇》与《集韵》的关系时，往往只看到共同性的一面。事实证明，一方面，《类篇》的重音字是检验《集韵》异读字的可靠性最重要的佐证，可以帮助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如形似字和同形字等问题，

减少确定《集韵》异读字的失误。但是另一方面,《集韵》与《类篇》又是相对独立的两部书,虽然在内容上有着血缘关系,但《类篇》绝非《集韵》变换编排方式的翻版。承认《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的差异,跟认识到两者的共同点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整理和研究《集韵》的异读字时,不能简单地用《类篇》的重音字去代替《集韵》的异读字。只凭借《类篇》的重音字不能准确地得到《集韵》异读字的全貌。合理的、接近事实的作法是从《集韵》本身出发,以《类篇》为佐证,并参证《集韵》以前和同时期的其他各种韵书、字书和音义书,检索并确定《集韵》的异读字。

清初曹刻棟亭本《集韵》通行以来,许多学者都深刻认识到《集韵》异读字在文字、音韵和训诂方面的重要性,如乾嘉著名学者段玉裁注《说文》,王念孙疏证《广雅》,等等,都大量利用《集韵》的异读字材料考证古音古义,从事上古音、中古音和方言学研究的学者也都把《集韵》异读看作审音定韵的重要依据,《辞源》、《汉语大字典》和《王力古汉语字典》等有影响的辞书更是把《集韵》多出《广韵》的异读作为标注中古音的补充依据。但是,学者们对《集韵》异读字的研究却重视不够。造成《集韵》异读字研究冷落的主要原因在于《集韵》异读字下不载又切,查检不便,使人很难了解到每个异读字的音义内容。更重要的是,即使能够查检到出处不同的字,也不能确定一定就是异读字。确定《集韵》的异读字,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黄侃(1983:175,176)曾提出研治《集韵》“有四书可以从事:一曰《集韵校文》,二曰《集韵补遗》,三曰《辑音》,四曰《通韵》”,并说:“《集韵》四书若成,则《集韵笺疏》亦不必箸”。我们不妨把黄先生提到的四部书看作《集韵》研究的四个目标,其中《集韵校文》的工作经过清代和近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形成规模。但由于《集韵》版本收藏的地域限制,现在还是有很多校勘整理的工作要做。比如,清代校勘者就没有看到并利用田刻本校勘《集韵》。因此,仍需要有一部好的《集韵》校本问世。近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做的工作便是《互注集韵校本》。

黄季刚先生提出研治《集韵》的四个目标,《辑音》的工作应该先行,其他三部书的工作才有保证。而要辑音,首先必须弄清楚《集韵》异读字的分布情况,其次要做细致的确定异读字的工作。辑音是一项复杂而浩繁的工作,对于我辈而言,显然做不到黄侃(1983:175,176)所云“一二年可成”,但是黄先生研究《集韵》的理想,在电脑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是可以变成现实的。2001年底,我与深圳大学文学院张卫东教授和张林涛副教授合作,研制了《集韵字音表》电子检索统计系统,为科学、快捷地统计和检索《集韵》的异读字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的写作,就利用了《集韵字音表》电子检索统计系统。

我们采用的《类篇》,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出版的汲古阁影宋钞本(附索引)、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出版的“姚刊三韵”本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项抄本。利用《集韵字音表》电子检索统计系统,再比照《类篇》,参证《集韵》以前和同时期的各种韵书、字书和音义书,就可以确定《集韵》的异读字。

下面简要说明《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的差异,着重讨论《集韵》异读与《类篇》重音的差异。

贰 《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在字数、收字、释义和异体关系上的差异

《类篇》卷末附记说:“宝元二年十一月,翰林学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这段话阐明了《类篇》修纂的缘由、收字的依据以及《类篇》跟《集韵》的关系。后人在讨论《类篇》与《集韵》的关系时,往往强调两书的共同点,大多忽视了两书的差异,似乎两部书是编纂方式不同的一部书。我们认为,共性是《集韵》

与《类篇》关系的主流，但不能以此忽略两部书各自的独立性。下面从《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的比较揭示两部书的差异。

一 《集韵》异读字字数与《类篇》重音字字数的差异

《集韵》的异读字，指《集韵》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读音的字。《集韵韵例》注明《集韵》收字 53525 个，但是根据深圳大学文学院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研制的《集韵》电子检索统计系统的单字统计，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集韵》实际收字 53869 个，比《集韵》作者的统计多出 344 个。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钱氏述古堂所影抄的宋本《集韵》，即南宋明州本《集韵》，也就是现存最早的《集韵》版本，它的刊刻时间，距《集韵》的初刻已经有 100 多年，其间已有不同的版本流传。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田世卿陕西安康金州军《集韵》刻本的跋文说：

卿旧闻《集韵》收字最为赅博，搜访积年，竟未能得，皆云此版久已磨灭，不复有也。世卿前年蒙恩将屯安康，偶得蜀本，字多舛误，间亦脱漏。……继得中原平时旧本重校，修改者一百五十五字。旧本虽善，而书字点画亦有谬误。复以《说文》、《尔雅》等书是正，改定凡五百一十五字。因令锓板，以广其传。自淳熙乙巳九月至丁未五月，仅能毕工，亦庶几不作无害有益之义也。

据此可知，南宋初年《集韵》的版本就有不小的差异，田刻本的底本蜀刻本“字多舛误，间亦脱漏”，“凡点画错谬者五百三十一字，其间湮晦漫不可省者二百一十五字，正文注解脱漏者三十三字”，田氏根据中原平时旧本重校，“修改者一百五十五字”。而中原本《集韵》“书字点画亦有谬误”，于是田氏“复以《说文》、《尔雅》等书是正，改定凡五百一十五字”。

传世的宋本《集韵》，有三种版本：

1. 南宋初年明州地区(今浙江宁波)刊刻、南宋中期修补印行的刻本，是现存最早的《集韵》版本，我们称作明州本；
2. 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由田世卿重刻于陕西安康金州

军的刻本，我们称作田刻本或金州军本；

3. 南宋孝宗年间长沙地区重刻的刊本，我们称作长沙本。

明州本和长沙本的祖本同出于北宋庆历原刊本，卷末牒文不全，只存“景祐元年三月”至“上烦”一段内容。田刻本的祖本是南宋初年流传的蜀刻本，这一点田世卿跋文说得很清楚。田刻本卷末牒文、《集韵》作者姓名、刊成日期俱全。根据牒文是否残缺，传世的宋本《集韵》可分为两个版本系统，明州本和长沙本是一个系统，田刻本是另一个系统。

据我们用电脑初步统计的结果，田刻本字数与明州本字数不相吻合。田刻本缺第一卷，存九卷，第二卷至第十卷收字 49216 个。而钱氏述古堂所影抄的明州本《集韵》十卷，第二卷至第十卷收字 49378 个，比田刻本多出 162 个字。这个结果令人诧异，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做人工的核实，但是田刻本与明州本有明显的差异，则是不争的事实。

以字头为单位，据赵继（1986）的人工统计，钱氏述古堂影宋本《集韵》（简称钱本）实际收字 32281 个，这是《集韵》的字头总数。据我们的人工统计，钱本《集韵》异读字字头有 11910 个，占《集韵》字头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即《集韵》每三个字头中就有一个是异读字字头。从这点来说，《集韵》就像一部异读字字典。（参见拙作 1999a）32281 减去 11910，得 20371，这就是钱本《集韵》非异读字的字数。以单字为单位，《集韵》作者统计《集韵》收字 53525 个。这与我们的电脑统计结果不同，依我们的统计，钱本《集韵》单字总数为 53869 个，其中非异读字 20371 个，53869 减去 20371 得 33498，就是钱本《集韵》异读字单字的总数，也就是明州本《集韵》异读字单字的总数。据此，钱本《集韵》的异读数，应该是异读字单字总数减去异读字字头数，33498 个减去 11910 个，得 21588 个。

《类篇》收多少字？重音字有多少个？苏辙的《类篇序》说：“凡十四篇，目录一篇，每篇分上中下，总四十五卷，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六。具于后云。”孔仲温（1987：80）指

出,苏辙序所说《类篇》的字数,当为编纂者所统计,绝非苏辙所计数。孔仲温(1987:81)重新精确统计《类篇》字数为30828个,比《类篇》作者统计的字数少了491字,是因为“当初统计之数目,书写失确”。今按,《类篇》收字30828个,是字头总数;重音21846个,就是《类篇》的异读数。如果把重音字的每个读音单算,则《类篇》单字总数为字头数和重音数之和,即52674个,这就是《类篇》的单字总数,比《集韵》的单字总数少了1195个字。

《集韵》的作者统计的字数53525个,是单字总数,而《类篇》作者统计的字数31319个是字头数。按照我们和孔仲温先生的统计,就字头数而言,《集韵》收字要比《类篇》多出1453个;就异读而言,《集韵》异读要比《类篇》重音少258个。

二 《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在收字、释义和异体关系上的差异

《集韵·韵例》云:“凡一字之左,旧注兼载它切,既不该尽,徒酿细文。况字各有训,不烦悉箸。”《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批评道:“至谓兼载他切,徒酿细文,因并删其字下之互注,则音义俱别与义同音异之字难以遽明,殊为省所不当省。”

《集韵》删去注解中又切,自有其编纂意图,但却人为地造成翻检字音的麻烦,给《集韵》异读字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考察《集韵》的异读字,首先面临的是确定《集韵》异读字的问题。而要确定《集韵》的异读字,就必须搞清《集韵》和《类篇》的关系。前人一般强调《集韵》与《类篇》的共同点,而忽视了两部书的相异之处,就会推导出以下两个命题:

命题一,《类篇》的重音字等于《集韵》的异读字;

命题二,对于《类篇》重音字的研究可以代替对于《集韵》异读字的研究。

前人的研究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的。我们认为,上述两个命题都不能成立。首先,两部书的性质不同,《集韵》是韵书,《类篇》

是字书。两部书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两部书在编纂旨趣、体例、收字等方面有所不同。

其次，两部书在内容上各有其独立性。《类篇》的重音字并非照抄照搬《集韵》的异读字，而是有选择、有改造地加以吸收。具体说来，《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的差异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具体收字的差异；（二）释义上的差异；（三）异体关系上的差异；（四）注音上的差异。总的来看，两部书在释义和异体关系上的差异较大，收字和注音上的差异较小。

（一）《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在收字上的差异

为了便于具体分析和集中讨论，我们随机抽样，以形符为广的《集韵》异读字和《类篇》重音字为例，以异读字字头计算，《集韵》所收的广旁异读字头有 175 个，《类篇》广旁重音字有 174 个。似乎两部书的不同只在于《集韵》比《类篇》多收了一个异读字，其实不然，两书互有参差。《集韵》所收的 175 个广旁异读字里，痖、瘡和瘑 3 个异读字在《类篇》里是单音字，而《类篇》所收的 174 个广旁重音字里（172 个归广部，1 个归土部，1 个归虫部），有瘞和瘑两个重音字在《集韵》里是单音字。两书所共有的广旁异读字和重音字有 172 个。

这说明绝大多数《集韵》异读字都被《类篇》吸收为重音字，《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的收字只是小有差距。少数《集韵》的异读字《类篇》处理成单音字，少数《类篇》的重音字是《集韵》的单音字，这种差异不容忽视。造成差异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1. 某个单音字因声符的类化作用，形成了跟声符相同的读音，《集韵》收录这个音，此字就变成异读字，《类篇》不录这个读音，此字仍是单音字。

例 1. 瘋字《集韵》有两读：（1）他东切；（2）徒东切。《王三》、《广韵》他红切，为（1）所本。痖从同得声，故获得徒东切一音。《类篇》只收（1），不收（2），痖是单音字。

2. 某个异读字《集韵》有两读，其中一读来源于某家音切，《类篇》对此音持否定态度，不予采录，致使这个异读字变成单音字。

例 2. 瘦字《集韵》有两切:(1)元俱切。“博雅:疣也”。(2)元具切,“疣也”。(按长沙本《集韵》作“疣也”,明州本、田刻本《集韵》作“疣也”,长沙本误。)痈字《王三》虞树反,义为“疣”,《广韵》、宋本《玉篇》都是牛具切,其义均为“疣病”。虞树反和牛具切音义为(2)所据。《广雅》:“痈,疣也。”《博雅音》痈字音愚,正为(1)所据。《类篇》对来自《广韵》、宋本《玉篇》的(2)不予理会,只承认来自《博雅音》的(1),这样,痈就成为单音字了。

3. 某个异读字《集韵》有两读,《类篇》把其中一读处理成该异读字异体的读音,致使这个异读字变成单音字。

例 3. 痘字《集韵》有两读:(1)於何切;(2)丘驾切。瘡字《集韵》有两读:(1)於何切;(2)阿个切。於何切的瘡是於何切的瘡的异体字,《类篇》处理为:“瘡瘡:於何切,……或从阿。瘡又阿个切,瘡又丘驾切,……文二,重音二”。把瘡的丘驾切看作异体瘡的读音,使瘡丢掉一音,成为单音字。

4.《类篇》误把某重音字处理成某单音字的异体,致使这个单音字增加读音,变成重音字。

例 4. 痞字《集韵》有三切:(1)章移切;(2)常支切;(3)翹移切。章移切的痞是疎的异体,《类篇》误作疲的异体,处理为:“疎疎:章移切……或从氏。疎又蒲糜切,……疎又常支切又翹移切。文二,重音三”。不仅使疎误得一个读音章移切,而且受北宋时音支、脂混而不分的影响,把支韵反切蒲糜切的切下字糜改为脂韵字糜。

揭示《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在注音、释义和异体关系方面的异同,应建立在既是《集韵》异读字又是《类篇》重音字的那些字相互比较的基础上。

(二)《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在释义上的差异

1.《类篇》重音字的义项在表述上对《集韵》的异读字释义进行了概括和归并,这固然简明扼要,但也容易使人对重音与义项的配合产生误解。《类篇》重音的排列次序,一般按照《集韵》的调、韵、纽的先后次序排列。对同义的重音,《类篇》一般只出一次义项。同义的重

音之间如果插进了不同义项的重音，则很容易混淆音义的对应关系。

例 5. 痞字《集韵》有三切：(1)蒲萌切，“腹满”。(2)悲朋切，“女病，血不止”。(3)部孕切，“肿满貌”。

《类篇》处理为：“蒲萌切，腹满。又悲朋切，女病，血不止。又部孕切”。《类篇》既在蒲萌切下出义项“腹满”，在同义重音部孕切下就不出此义。但部孕切承悲朋切的义项，则易使人误认为部孕切义为“女病，血不止”。重音字音义配合不明确，是《类篇》普遍存在的缺点。

类似的例子在其他各部首的重音字中比比皆是，随举两例说明。

例 6. 卅部𦥑字《集韵》有两切：(1)伦追切，“果实垂貌。一曰耕多草”。(2)卢对切，《说文》：耕多草”。

《类篇》处理为：“伦追切，果实垂貌，一曰耕多草。又卢对切。文一，重音一”。这样就容易把伦追切的义项“果实垂貌”混淆为卢对切的义项。

例 7. 山部崔字《集韵》有六切：(1)朱惟切，“高大貌。《诗》：南山崔崔”。(2)遵绥切，“崔崔，高大也”。(3)仓回切，“齐邑名，因封为姓”。(4)徂回切，“《说文》：大高也”。(5)取猥切，“动貌，一曰速貌”。(6)息罪切，“动貌，速貌”。

《类篇》处理为：“朱惟切，高大貌。《诗》：南山崔崔。又尊绥切。又仓回切，齐邑名，因封为姓。又徂回切。又取猥切，动貌，一曰速貌。又息罪切。文一，重音五”。《集韵》(1)(2)(4)是一组同义异读，(5)(6)是一组同义异读。《类篇》的徂回切理应排在遵绥切之后、仓回切之前才符合《集韵》的音义结合关系。可是，由于《类篇》受到《集韵》按调、韵、纽的先后次序排列重音反切体例的制约，徂回切只能排在仓回切之后。《类篇》一方面遵守重音反切排列的体例，另一方面为了节省篇幅，把徂回切排在仓回切之后，造成了徂回切也有仓回切的义项的假象。

因此，为了纠正《类篇》重音字音义搭配不当的问题，有必要下大力气参照《集韵》异读字音义结合状况，整理出一部新的、音义结合关

系准确的《类篇重音字字典》。

2.《类篇》重音字的义项常常对《集韵》异读字的义项有所取舍。

例 8. 瘡字《集韵》有四切:(1)篇夷切,“头瘡”。(2)普弭切,“说文:头瘡也。一曰瘡也”。(3)普鄙切,“创也”。(4)补履切,“说文:瘡也。一曰头痛也”。《类篇》处理为:“篇夷切,头瘡。又普弭切,又普鄙切,又补履切。文一,重音三”。把四切看作同义异读,舍去了《集韵》的两个“一曰”义。

类似的例子在其他各部重音字中时有出现,随举一例说明。

例 9. 辩部辨字《集韵》有七切:(1)逋还切,“《说文》:‘分瑞玉’。一曰次也,别也。或作辨,亦姓”。(2)平免切,“别也”。(3)邦免切,“别也。《周礼》:辨方正位。刘昌宗读”。(4)悲检切,“《说文》:‘损也’。或作辨”。(5)皮苋切,“《说文》:判也”。(6)卑见切,“《说文》:‘币也’。亦作辨”。(7)匹见切,“旋流也。《尔雅》:‘过辨回川’”。

《类篇》处理为:“逋还切,次也。班或作辨。又平免切,别也。又邦免切。又悲检切,损也。又皮苋切,《说文》:判也。又卑见切,匝也。又匹见切,旋流也。文一,重音六”。

按:《类篇》的注释有四点不同于《集韵》:a. 删去了《集韵》(4)(6)释义中的“或作”、“亦作”,掩盖了作为“别体”的辨字跟“本字”的字形关系;b. 《类篇》删去了《集韵》(1)(3)(4)(6)(7)释义中注明的音义出处;c. 《类篇》取消了《集韵》(3)(7)释义所引《周礼》、《尔雅》的义证,实际上舍去了音义出现的特定语境;d. 《类篇》删去了《集韵》中的不同义项。

可见,《集韵》音义结合关系明确的优点,《类篇》不但没有继承下来,反而被人为舍弃,作为一部字书,《类篇》在注释方面是不成功的。

(三)《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在异体关系上的差异

《集韵》的异体字繁多,就像一部异体字字典。《集韵》异读字有不少是异体字,跟异体字有着复杂交错的对应关系。对于异体字的处理,《集韵》和《类篇》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点。

1. 两书的处理原则有所不同。《集韵》字下罗列异体,除了“形

义并同,转写或异,如坪堦、呴吮、心𡇗、水𡇗之类”的狭义异体字外(引文见《集韵·韵例》),一般以音义为标准,凡音义完全相同,无论形体差异之大小,都处理为异体字。根据我们的考察,《集韵》的异体字十分复杂。从形、音、义的结合关系来看,既有形、音、义可以完全替换的完全异体字,又有形、音、义可以部分替换的部分异体字。从来源上看,有的是本字,有的是假借字,有的是区别字,有的是古今字,有的是同源字,等等。而《类篇》的标准较严,要求异体字与正体字音义必须完全相同,并且形体属于同一部首,部首不同的异体字,各归入所属部首,不跟正体字并列,这样就产生许多新独立的字头。

2. 两部书异体字的范围不同。《集韵》的异体字来源很广,《集韵·韵例》云:“凡旧韵字有别体,悉入子注,使奇文异画湮晦难寻,今先标本字,余皆并出,启卷求义,烂然易晓。”所谓“旧韵”,不仅指前代或同时代的韵书,而且还包括以声韵隶字的字书。《类篇》受不同于《集韵》的编纂原则和异体字观念的制约,严格限制异体字的范围,所收异体字的总数,远远少于《集韵》。

两部书对异体字的不同处理,直接影响到对异读字和异体字搭配关系的确定。《集韵》异读字异体与《类篇》重音字异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集韵》的异读字狭义异体(指部首相同的异体),《类篇》不看作异体,分立字头。

例 10. 痘字《集韵》有三读,疣字《集韵》有两读,疚字《集韵》有两读,其中尤救切的痘、疣是尤救切疚字的异体,但是,《类篇》疚字下不出痘、疣,痘疣疣三字分别单立字头,没有异体关系。

(2)《集韵》异读字由于读音不同,跟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应读音的字分别构成狭义异体,《类篇》对此进行权衡选择,只确定其中某一读音的字作为该异读字的正体,其他读音的字则跟此异读字不存在异体关系。

例 11. 瘤字《集韵》有两读:(1)胡玩切;(2)古玩切。分别与痘、疣两字构成异体,《类篇》只确定瘤作痘字异体,瘤字两音两义都录于

癯疵之下，瘖字下不出瘖字，单立字头。

叁 《集韵》异读字与《类篇》重音字 在注音上的差异

《类篇》收录《集韵》的异读，并不是按部就班地照原样收录，而是有所改动、增加和减少，甚至误收误抄，原因很复杂，下面分六类说明。

一 《类篇》改动《集韵》的异读反切

《类篇》改动《集韵》的异读反切，大致有两类，一类改动反切用字，但不改变反切的读音，另一类改动反切用字，同时也改变了反切读音。

(一) 《类篇》改动《集韵》异读字的反切，但不改变反切的读音，有以下三种情况。

1. 改动反切上字，但是不改变声类。少数找不到反切的来源，多数能够找到反切的来源，即《类篇》改动反切上字有所依据。如：

例 12.《集韵》章母用了 20 个反切上字，如下(每字右下角的数字是反切上字的切次)：之₂₀，朱₉，诸₈，止₇，职₆，主₄，质₃，掌₂，专₂，支₁，脂₁，征₁，蒸₁，真₁，钟₁，軫₁，肿₁，州₁，旨₁，渚₁。其中，蒸字作反切上字，仅有 1 次，出现在蒸夷切里。蒸夷切脂小韵收 18 字，有 10 个字的反切《类篇》作蒸夷切，但是有 8 个字的反切作烝夷切，它们是祇、祇、禋、蕡、蕡、祁、蕡。《类篇》把《集韵》这 8 个字的蒸夷切改作烝夷切，字数不少，绝非偶然的改动或者疏忽。查《王三》、《王二》、《经典释文》、《汉书音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文选音义》、《晋书音义》、《后汉书音义》、《急救篇注》、《敦煌出土礼记音残卷》、《博雅音》、大徐本《说文》音、朱翻反切、《广韵》、《大广益会玉篇》、《群经音辨》、《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等，这些字都不读烝夷切，此切找不到反切来源。

例 13. 干字《集韵》有五切:(1)居寒切,义为“《说文》:犯也。……”; (2)侯旰切; (3)居案切; (4)鱼旰切; (5)鱼涧切。《类篇》也有五个读音:(1)古寒切; (2)侯旰切; (3)居案切; (4)鱼旰切; (5)鱼涧切。

按:《类篇》古寒切与《集韵》居寒切同音。《王三》、大徐本《说文》音和《广韵》干都读古寒切,《类篇》古寒切当有所据。又按:《经典释文》陆德明首音古丹反,朱翻骨安反,《大广益会玉篇》各丹切,不为《类篇》所据。

例 14. 主字《集韵》有两切:(1)肿庚切,义为“《说文》:镫中火主也。……”; (2)朱戍切。《类篇》有两读:(1)之庚切; (2)朱戍切。

按:《类篇》之庚切与《集韵》肿庚切同音。《王一》、大徐本《说文》音和《广韵》主字都读之庚切,《类篇》之庚切当有所本。又按:朱翻拙庚反,《大广益会玉篇》之乳切,不为《类篇》所据。

2. 改动反切下字,但是不改变韵类,多数能够找到反切来源。如:

例 15. 理字《集韵》有两切:(1)驰贞切; (2)他顶切。《类篇》也有两读:(1)驰成切; (2)他鼎切。

按:《类篇》驰成切跟《集韵》驰贞切同音,《类篇》他鼎切跟《集韵》他顶切同音。理字《王三》直贞反,《广韵》同,《大广益会玉篇》除荆切,《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驰成功切。可见,《类篇》驰成功切本自《礼部韵略》。又《集韵》把他顶切理字看作挺字的或体,义为“《说文》:大圭,长三尺,抒上终葵首”。《王三》、大徐本《说文》音、《广韵》、《大广益会玉篇》都读他鼎切,《类篇》他鼎切有所据。

例 16. 谔字《集韵》有四切:(1)巨两切; (2)渠映切; (3)他紺切; (4)徒濫切。《类篇》也有四读:(1)巨两切; (2)渠庆切; (3)他紺切; (4)徒濫切。

按:《类篇》渠庆切与《集韵》渠映切同音。《王三》諦字有三切:渠两反又他紺反又渠敬反,《广韵》有三切:其两切又他紺切又渠敬切,《大广益会玉篇》虔仰切,朱翻渠命反。大徐《说文》音渠庆切。可见,

《类篇》渠庆切本自大徐音。

3. 改动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但是不改变声类和韵类,大多可以找到反切来源。如:

例 17. 开字《集韵》有三切:(1)经天切;(2)轻烟切;(3)倪坚固切。

《类篇》也有三读:(1)古贤切;(2)轻烟切;(3)倪坚固切。

按:《类篇》古贤切跟《集韵》经天切同音。开字《王三》、大徐《说文》音、《广韵》古贤切,为《类篇》所据。又按:开字朱翻激贤反,《大广益会玉篇》五坚固切又音肩,不为《类篇》所据。

例 18. 詔字《集韵》有两切:(1)之遥切;(2)之笑切。《类篇》也有三切:(1)之遥切;(2)诸曜切。

按:《类篇》诸曜切跟《集韵》之笑切同音。詔字《王韵》之笑反,大徐《说文》音、朱翻之绍切,《广韵》之少切,《大广益会玉篇》诸曜切。可见,《集韵》之笑切本自《切韵》,《类篇》诸曜切则来自《大广益会玉篇》。

《类篇》改动《集韵》的反切,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保存旧反切的来源。《类篇》所收《说文》部首字的读音,有采取大徐本《说文》音的倾向。大徐音是类隔切的,《集韵》改作音和切,《类篇》不从《集韵》而收录大徐音。北宋时期,前代的类隔切已经读作音和切,《类篇》收类隔切而不收《集韵》的音和切,其意图很明显,是为了保存大徐音的来源。

例 19. 瘤有两读,其中一读《集韵》竖勇切。《广韵》瘤字一读,时冗切。竖勇切是对时冗切的改良: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都是合口三等上声字,拼切和谐。《类篇》不采纳此切,作时重切。大徐音瘤字时重切,正为《类篇》所据。

例 20. 广是部首字,有两读,其中一读《集韵》尼厄切,《类篇》女厄切,大徐音女厄切,正为《类篇》所据。

《类篇》的收字按照大徐本《说文》540 部分部编排。《类篇》第十五卷《目录》列部首总数 543 个,按孔仲温(1987:85—90)的统计,《类篇》部首总数应为 544 个,草、食、木、水四部各分上下,比大徐本

《说文》部首总数多出四部，《类篇目录》漏计食部上，故只多出三部^④。《类篇》比大徐本《说文》多出的四个部首是人为编排的结果，其部首实际总数仍是 540 部。

我们把《类篇》的部首反切逐一跟大徐《说文》反切比较，可以看出《类篇》部首字音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类篇》的部首反切绝大多数照录大徐反切。有 465 个部首反切跟大徐本《说文》反切相同，占部首反切总数的 86.1%，只有 75 个反切照录《集韵》反切，不同于大徐反切。

例 21. 熊字大徐音羽弓切，《集韵》改读为胡弓切，反映了时音变化。《类篇》不从《集韵》，仍读羽弓切。

第二个特点，除了少数几个部首重音字外，大部分部首重音字把大徐反切摆在首音位置，为此不惜打乱重音字反切按照《集韵》大韵和小韵次序排列的体例。

例 22. 告字《集韵》有七切，依照《集韵》大韵和小韵先后次序，这七切的排列次序应该是：乎刀切（豪韵第一小韵）——居劳切（豪韵第四小韵）——居号切（号韵）——居六切（屋韵）——枯沃切（沃韵第四小韵）——姑沃切（沃韵第五小韵）——辖觉切（觉韵）。告字大徐音古奥切，跟《集韵》居号切同音。《类篇》采录大徐音古奥切，取代《集韵》居号切，并把古奥切移到首音位置。又改《集韵》姑沃切和辖觉切为沽沃切和辖角切，只改反切用字而不改反切读音。这样，《类篇》告字的重音反切顺序就变为：古奥切——乎刀切——居劳切——居六切——枯沃切——沽沃切——辖角切。

第三个特点，有些部首反切，大徐音是类隔切，《集韵》改为音和切，《类篇》不从《集韵》，仍录大徐音，目的是为了保存大徐反切的来源。有 9 例，列举如下：

例 23. 皮字大徐音符羈切，《集韵》蒲糜切，《类篇》符羈切；

例 24. 鼻字大徐音父二切，《集韵》毗至切，《类篇》父二切；

例 25. 衮字大徐音武永切，《集韵》改为眉永切，《类篇》武永切；

例 26. 畏字大徐音芳逼切，《集韵》改为拍逼切，《类篇》芳逼切；

例 27. 卜字大往往音武延切,《集韵》改为弥延切,《类篇》武延切;

例 28. 辟字大徐音父益切,《集韵》毗亦切,《类篇》父益切;

例 29. 母字大徐音武扶切,《集韵》莫后切又蒙脯切(义与《说文》不合),《类篇》武扶切;

例 30. 丿字大徐音房密切,《集韵》不收此切,《类篇》房密切。
按:房密切是类隔切,《类篇》不改为音和,增收类隔切。

例 31. 辡字大徐音方免切,《集韵》改为帮免切,《类篇》方免切。

(二)《类篇》改动《集韵》异读字的反切,改变了反切的读音,反映了实际语音的变化。《类篇》改变《集韵》反切上字的读音,反映声母的变化;改变《集韵》反切下字的读音,则反映韵母和声调的演变。分类举例如下。

1. 《类篇》改动《集韵》异读的反切上字所反映的声母变化

(1) 全浊声母清化

例 32. 摢字《集韵》有九切:(1)食列切;(2)私列切,义为“持数也。《易》:揅之以四”; (3)式列切;(4)羊列切;(5)吉列切;(6)弋涉切;(7)达协切;(8)悉协切;(9)直甲切。《类篇》也有九读:(1)食列切;(2)松列切,义为“持数也。《易》:揅之以四”; (3)式列切;(4)羊列切;(5)吉列切;(6)弋涉切;(7)达协切;(8)悉协切;(9)直甲切。

按:《经典释文周易音义下经丰传第六》:“揅,时设反,案:揅犹数也。《说文》云:阅持也。一音思颊反。徐音息列反。郑云:取也。”《集韵》(2)音义来自陆德明按语和徐邈息列反。《集韵》私列切与徐邈息列反同音。《类篇》(2)改《集韵》私列切为松列切,私字属于心母,松字属于邪母,说明《类篇》编者当时的语音邪母与心母不分。

(2) 船母与禅母混淆

例 33. “早晨”之晨字《集韵》有三切:(1)丞真切;(2)乘人切;(3)慈邻切。《类篇》有两切:(1)食邻切;(2)乘人切。

按:“晨星”之晨字《集韵》只有一读:丞真切。《类篇》有两切:(1)

丞真切；(2)慈邻切。增收慈邻切。“早晨”之晨字《类篇》失收慈邻切。《类篇》改《集韵》丞真切为食邻切。丞字属于禅母，食字属于船母，反映时音船、禅不分。

2. 《类篇》改动《集韵》异读的反切下字所反映的韵母变化

(1) 东一等与冬一等混淆

例 34. 童字《集韵》有两切：(1)诸容切；(2)徒东切。《类篇》有两读：(1)诸容切；(2)徒冬切。

按：《类篇》改《集韵》徒东切作徒冬切，东、冬同音。北宋汴洛音冬、东韵母不分^⑤。

(2) 支重四与脂重四不分

例 35. 祁字《集韵》有七切：(1)常支切；(2)翫移切；(3)蒸夷切；(4)陈尼切；(5)渠伊切；(6)充之切；(7)軫视切。《类篇》也有七切：(1)常支切；(2)翫夷切；(3)蒸夷切；(4)陈尼切；(5)渠伊切；(6)充之切；(7)軫视切。

按：《类篇》改《集韵》翫移切为翫夷切，说明两点：一是时音移、夷读音相同；二是支韵重纽四等的翫移切读脂韵重纽四等的翫夷切。《集韵》翫移切祇小韵收 44 个字，其中，祇、示、歧等异读字的翫移切《类篇》也都改作翫夷切，绝非偶然。北宋汴洛音支、脂韵母不分^⑥。

(3) 支重三与脂重三不分

例 36. 锔字《集韵》有五切，其中一读斑糜切，《类篇》改作班糜切。

按：斑糜切《集韵》读支韵重纽三等，《类篇》改读脂韵重纽三等。时音糜、麋同音。

(4) 脂重四与之韵母相混

例 37. 弑字《集韵》有三切，其中一切毗至切，《类篇》改作毗志切。

按：毗至切《集韵》读至韵重纽四等，《类篇》改读志韵三等。时音志、至两字同音。

(5) 支重四与齐四等韵母不分

例 38. 辂字《集韵》有五切,其中一读宾弥切,《类篇》改作宾迷切。

按:宾弥切读支韵重纽四等,宾迷切读齐韵四等。时音弥、迷同音。

(6) 咸、衔韵母不分

例 39. 严字《集韵》有四切,其中一切鱼衔切,《类篇》改作鱼咸切。《类篇》咸、衔两字同音。北宋汴洛音咸、衔韵母不分^⑦,《类篇》改衔为咸,依据的是时音。

(7) 盐、凡韵母不分

例 40. 沢字《集韵》有四切,其中一切孚梵切,《类篇》改作孚艷切。北宋汴洛音盐、凡韵母合流^⑧,《类篇》改梵为艷,当反映了时音。

(8) 昔、职韵母不分

例 41. 痗字有四切,其中一切《集韵》秦昔切,《类篇》改作秦息切。根据周祖谟,北宋汴洛音昔韵、职韵三等字不分^⑨,《类篇》改昔为息,当受实际语音的影响。

(9) 合、盍韵母不分

例 42. 庵字《集韵》有两切,其中一切遏合切,《类篇》改作遏盍切。北宋汴洛音合、盍韵母合流^⑩,《类篇》改合为盍,依据的是时音。

3.《类篇》改动《集韵》异读的反切下字所反映的声调变化——全浊上声变去声

例 43. 单字《集韵》有九切,其中一切党旱切,应读上声,《类篇》改读去声党翰切。根据王力(1985),晚唐全浊上声变去声^⑪,北宋亦然^⑫。《类篇》改全浊上声字旱为全浊去声字翰,当反映了时音。

二 《类篇》重音在《集韵》异读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反切

从《类篇》编纂者的意图看,《类篇》确实有意识地增收《集韵》所未收的反切。孔仲温(1987:236)曾对《类篇》释义中司马光加注的 55 条按语进行了综合考察。有一条按语涉及司马光对《集韵》所未

收的反切的处理,《类篇》六卷上木部栴字下云:“徂门切,《说文》:以柴木甕也。又徂闷切,又才甸切。《博雅》:篱也。文一,重音二。臣光曰:徂门切音,今《集韵》不收。”今按,《集韵》栴字有两切:“(1)徂闷切,以柴木甕曰栴。(2)才甸切。《博雅》:篱也”。可见徂门切确系司马光在《集韵》异读之外增加的重音。

《类篇》重音多出《集韵》异读的反切,按其来源,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第一种情况,找不到反切来源。这种比较少见,如:

例 44. 瘦字《集韵》有五切:(1)虚加切;(2)何加切;(3)居牙切;(4)举下切;(5)居逐切。《类篇》也有五切,收《集韵》(1)、(2)、(3)、(4),不收(5),但增加一读丘讶切。瘦读丘讶切在《类篇》近代和同代韵书、字书和音义书中找不到来源。《方言》、《广雅》、《经典释文》未收瘦字。瘦字颜师古《急就篇注》加雅反又音遐,玄应《一切经音义》赫加反又夏加反,《王三》古牙反又古雅反又古讶反,司马贞《史记索隐》音槚,大徐音乎加切,《广韵》古牙切又古疋切又古讶切,宋本《玉篇》公遐、公祚二切又音遐,小徐音乎加反,《龙龛手镜》有家、贾、嫁三读,瘦的俗字瘕又音霞。赫加反的读音同(1),夏加反、乎加切、又音遐、霞的读音同(2),古牙反、公遐切,又音家的读音同(3),加雅反、古雅反、古疋反、又音贾、槚的读音同(4),古讶反、公祚切、又音嫁的读音同(5)。《集韵》瘦字五切都有根据,但《类篇》丘讶切不知所据。

(二)第二种情况,能够找到反切来源,有以下三类。

1. 主要来源于大徐《说文》的反切,分以下两类。

(1)增加的重音反切跟《集韵》异读不同音,很少见。

例 45. 痞字《集韵》有三读:(1)休必切;(2)勅律切;(3)呼骨切。《类篇》痞字有四读,除以上三读外,还有食聿切。

按:痞字《王三》许聿反又呼结切,朱翻术没反,大徐《说文》音食聿切,《广韵》呼骨切又许勿切,《大广益会玉篇》虚没切。大徐音食聿切正为《类篇》所据。

(2)增加的重音反切跟《集韵》异读的某一反切同音,构成重出反

切,这是为了照顾大徐反切的来源。这类情况比较多见,可分两小类。

(2a)重出反切见于一字一处。这是常例。

例 46. 痴字在《类篇》见于一处,有六切:(1)章移切;(2)商支切;(3)蒸夷切;(4)掌氏切;(5)敞尔切;(6)诸氏切。比《集韵》多收一读诸氏切,诸氏切的读音同掌氏切,当是重出反切。

按:痴字《王三》旨夷反,《广韵》章移切又旨夷切,朱翻手支反,大徐《说文》音诸氏切,《大广益会玉篇》之移切又之氏切。大徐音诸氏切正为《类篇》所据。

例 47. 庞字《类篇》有五切:(1)卢东切;(2)蒲蒙切;(3)卢钟切;(4)皮江切;(5)蒲江切。《集韵》有四切:(1)卢东切;(2)蒲蒙切;(3)卢钟切(按明州本作卢钟切,长沙本、田刻本和曹刻本均为力钟切,今从明州本);(4)皮江切。《类篇》比《集韵》多出一个蒲江切,蒲江切跟皮江切同音重出。

按:庞字《王三》蒲江反,朱翻贫双反,大徐音蒲江切,《广韵》薄江切,《大广益会玉篇》步公切又步江切又力容切。大徐音蒲江切本自《切韵》,而《类篇》蒲江切音义又来自大徐《说文》音义。

(2b)重出反切见于一字两处,这是变例。

《类篇》序中的归字条例说:“凡同意而异声者,皆一见也。”即凡同形同义的字应该只见一处。但有时《类篇》同一部中同形同义的字见于两处,原因之一是见于另一处的反切来自大徐音。为了强调大徐音的反切来源,《类篇》不惜破坏归字条例,一字两见,造成反切重出。

例 48. 府字《类篇》见于两处,一处见于平声虞韵字之列,有四切,(1)风无切;(2)冯无切;(3)匪父切;(4)奉甫切。这四切跟《集韵》相同。另一处见于上声麌韵字之列,有一读:方渠切。《集韵》未收。方渠切音同匪父切,当是重出反切。

按:府字《王二》扶宇反,《王三》作腐,扶雨反。朱翻弗父反,大徐音方渠切,《广韵》扶雨切,《大广益会玉篇》附俱切又夫禹切。大徐音

方渠切正为《类篇》所据。

2.《类篇》的少数重音依据《大广益会玉篇》的反切所增,如:

例 49. 犇字《集韵》有四切:(1)才支切;(2)浅氏切;(3)此礼切;(4)此我切。《类篇》犗字玉部两见,一见收四切,跟《集韵》相同:(1)才支切;(2)浅氏切;(3)此礼切;(4)此我切。另一见收一读:且礼切,义为“玉色鲜絜”。

按:犗字《广韵》三切:千礼切又疾移切又雌氏切。朱翻此礼反,大徐《说文》音千礼切。《大广益会玉篇》犗字:“且礼切,玉色鲜也。”可见,《集韵》此礼切本自朱翻音。《类篇》的且礼切来自《大广益会玉篇》。《类篇》且礼切跟此礼切同音重出。

3.《集韵》的少数异读字漏收《广韵》的反切,《类篇》依据《切韵》《广韵》补收。

例 50. 菩字《集韵》有五切:(1)簿亥切;(2)扶缶切;(3)普后切;(4)薄没切;(5)鼻墨切。《类篇》有六切:(1)薄胡切,义为“梵言菩提,汉言正道”; (2)簿亥切;(3)扶缶切;(4)普后切;(5)薄没切;(6)鼻墨切。

按:《王三》有两切:薄胡反又房久反。《广韵》有四切:薄胡切又薄亥切又房久切又蒲北切,薄胡切之义为“梵言菩提,汉言王道”。《大广益会玉篇》有两切:房诱切又音蒲。《集韵》失收“菩提”之薄胡切,《类篇》据《切韵》《广韵》补收。

三 《类篇》少收了《集韵》的异读反切

《类篇》的重音反切对《集韵》的异读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少收了《集韵》的反切,这些少收的反切大多能够找到来源。《类篇》少收《集韵》的异读反切,有三种可能的原因。

(一) 第一种可能,《类篇》编者疏忽,漏收《集韵》的异读,这种情况恐怕占多数。

例 51. 端字《集韵》有六切:(1)朱遄切;(2)淳沿切;(3)翾县切;(4)取绢切;(5)枢绢切;(6)直碾切。《类篇》有五切:(1)朱遄切;(2)

淳沿切；(3)翻县切；(4)枢绢切；(5)直碾切。未收《集韵》取绢切。

按：《广韵》端字有四切：(1)职缘切；(2)市缘切；(3)七绢切；(4)尺绢切。分别与《集韵》(1)(2)(4)(5)同音。

例 52. 讯字《集韵》有三切：(1)虽遂切；(2)思晋切；(3)须闰切。《类篇》有两读：(1)思晋切；(2)须闰切。未收《集韵》虽遂切。

例 53. 泌字《集韵》有九切：(1)商支切；(2)余支切；(3)汤何切；(4)唐何切；(5)土禾切；(6)他可切；(7)待可切；(8)徒案切；(9)堂练切。《类篇》有六读：(1)商支切；(2)余支切；(3)他可切；(4)待可切；(5)徒案切；(6)堂练切。未收《集韵》汤何、唐何、土禾三切。

(二) 第二种可能，《类篇》的编者可能认为《集韵》所收的来源于前代或同代的某家音切不可靠，对这些读音不予采录。

例 54. 隹部离字《集韵》有五切：(1)抽知切；(2)邻知切；(3)辇尔切；(4)力智切；(5)郎计切。《类篇》收录《集韵》(1)(2)(3)(4)四切，不收(5)。

按：《集韵》(4)(5)义都为“去也”。《广韵》离字有三切：(1)吕支切；(2)力智切，义为“去也”；(3)郎计切，义为“《汉书》云：附离。着也”。《集韵》(4)音义从《广韵》(2)。《集韵》(5)音采《广韵》郎计切而义不从《广韵》。考《广韵》(3)音义来自颜师古《汉书注》。《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颜师古注：“离，着也，音丽。”《广韵》(3)的音义结合是有根据的，是合理的。《集韵》改郎计切的义项为“去也”，不合理。这还可从《经典释文》离字的使用情况得到证明。《经典释文》离字共 90 见，注力知反 59 次，力智反 75 次，力氏反 1 次，力计反、吕计反、音俪各 1 次。力智反结合的义项一般是“去也”。如《尚书胤征》：“沉乱于酒，畔宏离次。”孔颖达疏：“离其所居位次。”《释文》：“如字，又力智反。”力计反、吕计反、音俪结合的义项是“耦也”或“偶也”。如《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冯相氏》郑玄注：“宿离不贷”。贾公彦疏：“郑彼注云：离，耦也，……谓其相与宿耦，当审俟何，不有差忒”。《释文》：“离，力计反。”又如《释文礼记音义月令第六》：

“离，依注音俪，吕计反，偶也。”总之，离读郎计切，或与“附着”义结合，或与“俪偶”义搭配。《类篇》不录《集韵》郎计切音义，可能觉得音义搭配不当。

例 55. 商字《集韵》有两切：(1) 尸羊切，“《说文》：从外知内也……”；(2) 诸良切，“度也。《尚书》：我商賚汝。徐邈读”。《类篇》有一切：尸羊切。未收诸良切音义。

按：《集韵》(1)的音义来自大徐音式阳切和《说文》；(2)的义项根据《尚书费誓》孔安国传，原文作“祗复之，我商賚汝”。孔传：“众人……皆敬还复之，我则商度汝功赐与汝。”“商”即“商度”之义。《经典释文》：“商，如字，徐音章。”《群经音辨》：“商，度也。小注：音章。《书》：我商賚汝。又式良切。”《集韵》(2)音义抄自《群经音辨》。诸良切来自徐邈音。《类篇》的编者可能认为“商度”义的商字读诸良切不合理，于是舍弃诸良切音义，这样商字就成为单音字。

(三) 第三种可能，《集韵》的一些异读，在《类篇》的编者看来，在当时是同音的，即构成同音异切，于是根据北宋的实际语音对这些异读进行了合并。

例 56. 荃字《集韵》有三切：(1) 鱼其切，“草名。一曰草多貌”。(2) 鱼巾切，“《说文》：草多貌。江夏平春有蓀亭”。(3) 鱼斤切，“草多貌”。蓀字《类篇》有两切：“鱼其切，草名。又鱼斤切，《说文》：‘草多貌。江夏平春有蓀亭。’文一，重音一”。

按，蓀字在《集韵》里有三读，(2)(3)是两个同义异读词。《类篇》有两读，比《集韵》少一读，即收了《集韵》的鱼其切和鱼斤切，不收《集韵》的鱼巾切。这绝非偶然。首先，《广韵》蓀字语巾切又语斤切，《集韵》分别改作鱼巾切和鱼斤切，改良上字而不改反切读音。《广韵》以外的其他字书、韵书、音义书里，蓀字一般读作疑母欣韵开口三等。查原本《玉篇》残卷、《经典释文》、《汉书音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文选音义》、《晋书音义》、《后汉书音义》、《急就篇注》、《礼记音》残卷、《龙龛手镜》、《群经音辨》等都未收蓀字。蓀字《王三》语斤反，《篆隶万象名义》牛斤反，大徐本《说文》语斤切，小徐本《说文》语殷

反,《大广益会玉篇》牛斤切。语斤切、语殷反、牛斤反跟鱼斤切同音,《类篇》收鱼斤切,不收鱼巾切,符合前代和当代韵书、字书和音义书所记流行的读音。其次,《集韵》时代的实际语音里,真韵开口三等韵母已经与欣韵开口三等韵母合流,比如《集韵》欣韵的勤小韵,《广韵》读巨斤切,而《集韵》则改读渠巾切,改变了反切读音,把反切下字“斤”改为真韵重组开口三等“巾”。再次,《类篇》的重音字也有把《集韵》的真韵反切下字改读为欣韵韵母读音的,如莲字《集韵》有四切,其中一切读渠巾切,《类篇》就改为渠斤切,切下字“巾”是见母真韵重组开口三等字,“斤”是见母欣韵开口三等字,说明当时“斤”“巾”两字同音。因此,北宋时音里,真韵的鱼巾切与欣韵的鱼斤切同音。《类篇》把《集韵》的鱼巾切并入鱼斤切,符合当时的实际语音,是按照时音把两个《集韵》异读并作一个读音,把(2)(3)两个同义异读词处理为同一个词。

四 《类篇》误抄《集韵》的反切

《类篇》在编写过程中,既受不同于《集韵》的编纂旨趣和体例的制约,又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据孔仲温(1987:11—24),《类篇》编纂工程浩大,时间长达28年之久,“历时之长,为御敕修纂字书、韵书之最”,由丁度等首议编书,三易主纂官,最后书成于司马光之手。编纂时间跨度大,编纂人员屡次更换,更重要的是,《类篇》成书后,官府没有组织人力再度修订,因此体例上的不一致和人为的疏忽之处在所难免。

由于编纂者的疏失,《类篇》误抄《集韵》的反切,有以下两类。

(一) 由于反切用字字形相近致误,如:

例 57. 麋字《集韵》有四切,其中一切是忍切,《类篇》作是君切。“忍”讹作“君”。

例 58. 奇字《集韵》有四切,其中一切丘奇切,《类篇》作丘寄切。“奇”讹作“寄”。

例 59. 麞字《集韵》有六切,其中一切部弭切,《类篇》作都弭切。

“部”讹作“都”。

例 60. 反字《集韵》有两切,其中一切博漫切,《类篇》作博温切。“漫”讹作“温”。

例 61. 齐字《集韵》有九切,其中一切才诣切,《类篇》作才谐切。“诣”讹作“谐”。

例 62. 讴字《集韵》有三切,其中一切匈于切,《类篇》作匈千切。“于”讹作“千”。

例 63. 率字《集韵》有五切,其中一切劣戌切,《类篇》作劣成切。“戌”讹作“成”。

(二) 由于《类篇》编者的疏忽,收录《集韵》某些字音的时候会看错行,误抄邻近的其他小韵的反切作为这些《集韵》字音的反切。

例 64. 羡字《集韵》有六切:(1)延知切;(2)夷然切;(3)延善切;(4)似面切;(5)才线切;(6)延面切。《类篇》有六切:(1)延知切;(2)虚延切;(3)延善切;(4)才线切;(5)龙眷切;(6)似面切。

按:夷然切和延面切羨字,《集韵》分别属于仙韵延小韵和线韵衍小韵,《类篇》编者误把紧挨在延小韵上面的囁小韵的反切虚延切当作延小韵羨字的反切,又误把紧挨在衍小韵上面的恋小韵的反切龙眷切当作衍小韵羨字的反切。

例 65. 谱字《集韵》有两切:(1)咨腾切;(2)徂棱切。《类篇》有两切:(1)思登切;(2)徂稜切。

按:徂棱切,《类篇》作徂稜切,《广韵》稜字是棱字的俗体。咨腾切谱字,《集韵》属于登韵增小韵,紧挨着增小韵之上的小韵是思登切僧小韵,《类篇》误把僧小韵的反切思登切当作增小韵谱字的反切。

例 66. 嫒字《集韵》有三切:(1)郎侯切;(2)陇主切;(3)朗口切。《类篇》有三读:(1)郎侯切;(2)重主切;(3)朗口切。

按:《集韵》嫷字陇主切属于曠韵缕小韵,紧挨着缕小韵之上是重主切柱小韵,《类篇》误把柱小韵的反切重主切当作缕小韵嫷字的反切。

五 《类篇》搞错《集韵》异读字字形与字音的结合关系而造成《类篇》重音字读音的增减

例 67. 𠙴字《集韵》有三切:(1)主繁切;(2)之瑞切;(3)竹恚切。诿字《集韵》有四切:(1)邕危切;(2)而睡切;(3)女恚切;(4)弋睡切。𠙴字和诿字音义分得很清楚。《类篇》𠙴字有四切:(1)主繁切;(2)之瑞切;(3)竹恚切;(4)女恚切。比《集韵》多出一个女恚切的读音。诿字《类篇》有三切:(1)邕危切;(2)而睡切;(3)弋睡切。比《集韵》少收一个女恚切的读音。

按:《广韵》𠙴字竹恚切,义为“𠙴诿,累也”。诿字女恚切,义为“𠙴诿,累也”。𠙴、诿两字是同义字,《类篇》搞混了两字的读音,误把女恚切看作𠙴字的读音,这样,《类篇》的𠙴字就比《集韵》多出一个重音,诿字比《集韵》少了一个重音。

例 68. 谂字《集韵》有三切:(1)蒙脯切;(2)莫故切;(3)末各切。汎字《集韵》也有三切:(1)蒙脯切;(2)微夫切;(3)罔甫切。两字读蒙脯切时同义,都是“议谋也”之义。其他的两个音义都不同。《类篇》謨字有两切:(1)蒙脯切;(2)莫各切。比《集韵》少收了一个莫故切的读音。《类篇》汎字有四切:(1)蒙脯切;(2)微夫切;(3)罔甫切;(4)莫故切。比《集韵》多收了一个莫故切的读音。

按:謨字《王三》、《晋书音义》、大徐音、《大广益会玉篇》、《广韵》莫胡切,《文选音义》音模,朱翻门胡反,都与《集韵》蒙脯切同音。《王三》謨字注:“谋,亦作暮。”《经典释文·尔雅音义·释诂》:“亡胡反,郭音暮。”陆德明首音亡胡反是类隔切,跟《集韵》蒙脯切同音,郭璞音暮,即《集韵》莫故切的确切来源。汎字《经典释文》、《汉书音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文选音义》、《晋书音义》、《后汉书音义》、《急救篇注》、《敦煌出土礼记音残卷》、《博雅音》、大徐本《说文》音、朱翻反切、《大广益会玉篇》未收,《广韵》武夫切,跟《集韵》微夫切同音。《类篇》误把謨字莫故切当作汎字的读音收录。

六 《类篇》调整《集韵》异读字的异体关系而造成重音的增减

前面已经说过,《类篇》处理异体字的原则跟《集韵》不同。大致说来,《类篇》的异体字要比《集韵》严格。《集韵》的很多异读字是异体字,有很复杂的异体关系。常见的情况是,《类篇》对《集韵》同义的甲、乙两个异读字的形音义的结合关系重新调整,致使甲字比《集韵》少收一个重音,乙字比《集韵》多出一个重音。

例 69. 疳字《集韵》有三读:(1)乃玷切,“病也”; (2)尼质切; (3)女黠切。《类篇》只收两切,跟《集韵》(2)(3)同,未收乃玷切音义,而把乃玷切音义当作玷字音义处理。

玷字《集韵》有两切:(1)诗廉切; (2)都念切。《类篇》玷字两见,共三读,一见于广部平声盐韵字之列,有两读:诗廉反又都念切。一见于广上声字之列,有一读:“乃玷切,病也”。

按:查《经典释文》、《王三》、《博雅音》、《大广益会玉篇》、《广韵》等书,玷字都无乃玷切的读音。《类篇》在使玷字减少一个重音的同时,又给玷字增加了一个重音乃玷切。在《类篇》作者看来,玷从尼得声,依音理不应该读收-m 韵尾的乃玷切。玷从占得声,收-m 韵尾,读乃玷切似更合理一些。

类似的例子很多,关于《集韵》异读字和《类篇》重音字的异体搭配关系,我们另有专文讨论。

肆 余论

《类篇》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部规模宏大、收字繁多的字书,就收字字头总数而言,它是仅次于《四声篇海》的第二大字书。然而,跟《说文》、《玉篇》、《康熙字典》等字书的研究状况相比,历代鲜有学者研究《类篇》,它的研究起步较晚,进展缓慢,除了流传不广的客观原因外,学者的主观认识存在误区,恐怕也是主要原因,即向来大多数

学者都把《类篇》和《集韵》看作只是编排方式不同的同一部书，过多强调了两部书的共同点，而忽视了《类篇》作为一部字书的独立地位，以为对《集韵》的整理和研究，就能够代替对《类篇》的整理和研究。北宋有两代“篇韵”，《景德韵略》、《广韵》和《玉篇》为第一代“篇韵”，《集韵》、《礼部韵略》和《类篇》为第二代“篇韵”。讲到中国语言学史，关于《类篇》的论述，大都寥寥数语，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学者还没有彻底搞清和正确认识《集韵》与《类篇》的关系。根据我们多年研究《集韵》的体会，《集韵》的研究要取得较大的进展，必须重视《类篇》的研究。而《类篇》的研究要取得突破，必须加强《集韵》的研究，必须充分利用《集韵》的研究成果。《类篇》本来就是“与《集韵》相副施行”的字书，它的研究至少应该跟《集韵》的研究相配套。我们相信，《类篇》问题的解决，能为科学地说明第二代“篇韵”的关系提供客观的依据，并为最终确定《类篇》的语言学史地位，写好宋金语言学史打下坚实的基础。

附 注

- ① 见方成珪《集韵考正·凡例》。
- ② 见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③ 见孔仲温《类篇研究》83—132页，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
- ④ 孔仲温《类篇研究》85—90页，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
- ⑤ 周祖谟《北宋汴洛语音考》650页，《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1966年。
- ⑥ 同上。
- ⑦ 同上。
- ⑧ 同上。
- ⑨ 同上 653页。
- ⑩ 同④。
- ⑪ 王力《汉语语音史》258、2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 ⑫ 同⑤654、655页。

参考文献

- 陈彭年等（1013）《大广益会玉篇》，中华书局，1987，北京。
 丁度等（1039）《集韵》十卷：①南宋明州刻本，1996，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
 ②钱氏述古堂影宋钞本，1985，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③南宋重刻本，

- 1989, 中华书局, 北京。④曹棟亭本,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3, 北京。
- 方成珪《集韵考正》十卷,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北京。
- 黄 侃 (1936)《集韵声类表》, 上海开明书店, 上海。
- (1983)《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黄焯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 孔仲温 (1987)《类篇研究》, 台北学生书局, 台北。
- (1994a)《类篇字义析论》, 台北学生书局, 台北。
- (1994b) 汲古阁毛氏景钞本《类篇》后记,《陈伯元先生六秩寿庆论文集》:433—446页, 台北。
- 冀淑英 (1994)《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影印说明,《文献》第2期, 北京。
- 纪 昙 (1789)《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 中华书局, 1987, 北京。
- 蒋礼鸿 (1996)《类篇考索》,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
- 李致忠 (1985) 影印宋本《集韵》说明, 附于北图《宋刻集韵》线装影印本卷首, 中华书局, 北京。
- 路萌怡 (1984) 收字最多、规模宏大的韵书《集韵》,《文史知识》第11期, 北京。
- 邱棨纲 (1974)《集韵研究》, 台北影印稿本, 台北。
- 司马光等 (1067)《类篇》四十五卷:①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上海。②中华书局, 1984, 影印出版“姚刊三韵”本, 北京。③项抄本《类篇》,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孙诒让 (1937)《集韵考正》跋,《集韵考正》, 万有文库本, 商务印书馆, 上海。
- 王 力 (1985)《汉语语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徐 错《说文解字系传》, 朱翻反切, 中华书局, 1986, 北京。
- 许 慎 (100)《说文解字》, 徐铉反切, 中华书局, 1983, 北京。
- 叶绍钧 (1934)《十三经索引》, 中华书局, 1983, 北京。
- 余迺永 (2000)《新校互注宋本广韵》,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 张渭毅 (1998) 论《集韵》折合字音的双重语音标准,《语言研究》增刊, 武汉。
- (1999a)《集韵》异读研究,《中国语言学论丛》1999年第二辑,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
- (1999b)《集韵》研究概说,《语言研究》第二期, 武汉。
- (2001)《集韵》重纽的特点,《中国语文》第3期, 北京。
- (2002)《集韵》的反切上字所透露的语音信息(上、中、下), 连载,《南阳师院学报》第1、3、5期, 河南南阳。
- (2005)再论《集韵》的洪细,《汉语史学报》第五辑, 上海教育出版社, 北京。
- 赵 继 (1986)《集韵》究竟收多少字,《辞书研究》第3期, 北京。
- 赵振铎 (1992) 关于《集韵》的校理,《中国语文通讯》第23期, 台北。
- (1993) 记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四川大学学报》第一期, 成都。

周祖谟 (1942) 《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北京。

—— (1983) 《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北京。

(100871 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丛·第32辑/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100-04596-7

I. 语… II. 北… III. 语言学—丛刊 IV. 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81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ÜYÁNXUÉ LUNCÓNG

语 学 论 从

(第三十二辑)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596-7/H · 1148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4 1/2

印数 4 000 册

定价:33.00 元

